

周至禹作品选集·色彩卷



周至禹作品集·色彩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至禹作品选集. 色彩卷 / 周至禹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8.11
ISBN 978-7-203-06271-4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①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水粉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9677 号

周至禹作品选集·色彩卷

著 者: 周至禹

责任编辑: 张兴国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-mail: sxske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e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e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mm × 1194 mm 1/16

印 张: 16.75

印 数: 1—3000 册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6271-4

定 价: 7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录

拍画记	2
色彩之壹——随类赋彩	7
色彩之贰——以形媚道	41
色彩之叁——减能妙写	87
色彩之肆——用心取予	131
色彩之伍——色观心相	195
色彩之陆——应会感神	211

拍画记

1978年，作为中央美术学院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，我进入美院版画系学习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所画的素描、速写和色彩，自己做了纸板的盒子装了起来，大大小小的也有几个。大学毕业以后，这些盒子跟着自己来到工作的单位，住在单位的宿舍里，盒子占去了很大一块地方。直到自己再次考上美院的研究生，这些盒子又跟着自己回到了美院。研究生有自己的画室，盒子就堆放在画室里，始终不曾打开过，倒是研究生时期的素描和色彩，不断地装进了新盒子。毕业以后留校做了老师，盒子始终放在学校里，并没有搬回家里。后来从王府井的老美院搬到周转的二厂，盒子也跟着搬家到了二厂。拥有一间小办公室，就把小屋子作为堆画的地方，盒子摆在桌子上，逐渐地积累着灰尘，也无心去打开它，更没有兴致去整理。过了几年搬到了新美院，盒子又跟着迁进中心楼的办公室。基础部搬过几次家，几个盒子也跟着挪地方。最后来到了新大楼，盒子堆放在教具室。

最近和出版社谈出书，心想这倒是个好机会，趁机整理一下自己的画，也算是一个总结吧。前一段时间终于下决心，把盒子拖回了工作室，一个个盒子打开了。20多年未见天日的画终于露了出来，但是还是没有勇气一张张看，只是把画拿出来，把带在身边近30年的盒子扔掉了。今天早上约好了研究生去拍摄，一起把一卷卷画包扎起来，用一个推车推到了摄影专业的摄影棚。在摄影棚的地面上，一卷卷、一摞摞画打开来，纸张已经很脆了，有的画面破损得很厉害，稍不留心就会撕扯开。小心翼翼地整理着，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，一张张画响亮地敲打着我记忆的大门。面对着这鲜活的生命痕迹，我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。

盒子里居然还保留了几张上大学前画的素描。那时画

素描基本上是自学，无知者无畏，无拘无束地画，虽然并不丰厚和深入，却满是朴素和真诚；画的都是熟悉的人，眼里只是以人物为重，没有素描技术的卖弄。画画在那个年代总会给我带来快乐，成为我忘却世风日下、生存重负的一种方式。我通过绘画触摸到了社会的脉搏。

本科生时期的素描，大部分保存了下来，此时害羞地露着面，像是新媳妇见公婆。记得刚进入美院这个久已向往的圣地，学习的热情让素描学习成为一种高度的自觉。白天课堂上画模特儿素描；晚上，同学们轮流作模特儿画写生。现在居然还保留下几个同学的画像，让我不由得惊叫起来。王佳楠，毕业后就出了国，一直以职业画家的身份旅居在英国。那微眯着眼睛，带着笑意的神情，让27年前的情景宛若昨天；张骏，带着白色的眼镜，英气勃勃的样子，也是毕业后出国，在法国待了几年，回到中央美院后一直从事电脑美术教育，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当副院长；王春黎，全班的两个女生之一，圆圆的脸，活泼开朗，和我坐在对桌，上学前是一个卫生兵，本科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，后来到瑞典，一直没有见过面；另一个同学孙玉方，穿着海军服被画了下来，毕业后几年去了日本，也是许久没有联系了。全班12个人，连我有4人在美院任教。同学的头像就只留下这几张。但是这几张头像，勾起了我对同学们的无限怀恋。

素描课程一开始时画铅笔人像。似乎可以看得出来，那时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写实主义画家。素描作为造型的基本训练，目的在于深入地刻画对象。素描画得十分朴素，注重形体的认识，方法也从上学前的简单概括转向了扎扎实实的描绘。那时的模特儿也朴实，表情像清水一样干净。女孩子肖像素描，让现在的年轻人吃惊：80年代初的姑娘好漂亮啊！这漂亮是不加修饰的美丽，清澈到由外到里的透亮，不像现在的漂亮，经过反复的修饰与捋饬，连眉毛都是描画出来的。画过了这样精致的素描，在一个黄昏走在王府井大街上，立刻觉得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脸都别有洞天的精彩。于是感觉到冥冥中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存在，让一切面孔都有一个独特的表情，类似中绝无相同。这种精致，非人工可以完成。

有两张静物素描都用木炭条完成，画得十分精彩。一张是黑白两块衬布，白色挂在墙面，黑色铺在桌上，中间放着一个小小的灰色铁壶。物体的摆放与黑白灰处理单纯到洁净，却也有不动声色的浑厚。白绸布和毯子般的黑布不着笔迹地显示着质地，铁壶就独自静静地蹲踞中流，似乎也暗示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那一片寻求宁静的心情。另一张素描，画的是枯树干上伫立着一只白色的苍鹭。那时的教具室，柜子上经常存放着一些鸟禽的标本。素描也是画得干净，画上还题了“思春”，真是让现在的年轻人笑我多情。不知道是老师摆的静物，还是自己处理的，总之这样的构图，在静物也是难得，几乎像独立的创作，画面上就是简单的东西，却横竖透着意境的营造。当然现在不会这样处理，素描都是一堆的东西，形式化地堆在那里。记得当时的素描教员是詹建俊先生，高高的个子，大名鼎鼎，让同学们仰慕。

一卷画打开来，露出了几张石膏像素描，一下子又让我兴奋起来。《民兵像》、《列宁像》这样的石膏头像，现在是不会有人再画了。恐怕这样的石膏像，教具组也早已被遗弃了吧！现在看起来，倒是带有鲜明的、特定的时代特征。至于古希腊的《罗马青年》等都是光影式的长期作业，画得虽然还结实，但还是感觉到被眼中的明暗光影所迷惑。没想到《大卫》的素描也从中间露了出来，让大家好一阵兴奋，因为画《大卫》石膏头像，大约是三年级时候的素描作业，是必须要画的一个素描作业，标志着本科生素描的应有水准。还记得耐心刻画那一卷卷头发，也曾经被《大卫》的英俊五官搞得心慌意乱，唯恐自己不能够准确地表现，过于一丝不苟，结果反倒显得拘谨。但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审美，不仅从形象上感染着描摹的人，而且，画这样的素描，自然也是审美的锻炼，在提高素描技术的同时，也受到了古典审美的影响，成了那个开放时期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艺术启示。文艺复兴大师的素描和草图，其神性与人性的结合，对人的本真态度成为我审美素质最丰厚的积淀。

似乎还觉得自己画过《布鲁特斯》、《摩西》石膏像，这两张素描现在都不得见，不见就不见了吧。见到了有一份意外的欣喜，也会有一份淡淡的伤感，仿佛是自己生命

历程的雪泥鸿爪，印写在脆弱而单薄的纸上。每一张素描，曾经在记忆中淡漠如云烟，现在却如指纹般具体与明显，青春岁月全化作了这一笔笔的线条，让我看到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自己。描绘对象的转变，在80年代末凸现出来，开始注重描绘现实的人物和景象，让人们发现现实的悲哀与欢乐，也带来审美倾向的多重发展方向。

毕业之后在报社工作了3年，然后又考回美院上研究生，导师是王琦和彦涵两位先生。一届3个研究生在一起画素描，上课就是自己摆模特儿来画，不再用铅笔死抠长期作业。研究生时期的大幅素描，多数用木炭条完成，把木炭条斜躺了画素描，借以传达形象形体和表面视觉不可言说的美感。木炭条似乎更能够把手指触摸到形体的感觉“写”出来，这“写”就带了更为丰富的变化。当然不是手指真的去触摸人体，而是眼睛像手指一样在模特儿的身上游走，线条好像手指触摸到对象的肌肤。炭条画出的线条，体面特别有变化，素描画得厚重，因此表现出强烈的体积感。但是明暗并不是侧重点，形体本身是结实的，一笔笔线条不仅表现出形体的体面转折，而且特别富于肌肤的质感和色感，细细地体会着丰实的存在，更深层次的随意和感觉乃在于生命的体味与传达，超越了素描简单的目的，触摸到素描河流下涌动的暗流。有几张男性老年人体素描，几乎是一遍画完，手臂挥洒出行云流水般的书法线条，用笔一次到位，从形体到黑白，木炭条十分得心应手，有一种具象表现主义的味道。其中几张素描参加过刚毕业时的中央美院青年教师素描大展，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

总之，研究生时期已经不甘于画长期的铅笔素描，觉得铅笔素描太被动，不能够抒发个人的情感，总是期待着自如地表达对物象生命的感觉。而且那时总是勇于尝试纸张、工具的变化，以更贴切的媒介倾诉自己的感觉。其中有一张土红色炭精棒画的男人体，是背部站立的动作，记得那土红色炭精棒极粗大，所以用侧面画起来特别过瘾，可以很好地画出体面柔和的转折，形体因此有特别丰富的感觉，绝非抠出来的素描所能比拟，也算是一张看上去十分到位的素描吧，红红的暖色调也十分好看。而另外一张画在过滤纸上的素描，有一种柔美的效果。纸肌的颗粒粗

大，但是又十分柔软，因此用木炭条画出的效果是一种松松的柔软，犹如徐悲鸿先生在西方留学时画的女人像，细腻、含蓄，让笔触线条隐藏起来，女性的身体，流露出东方审美的意蕴。

毕业后留校做了老师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，我开始关注西方的现代素描艺术，同时开始了对包豪斯基础教育的研究，企图对传统的写实素描教学进行改造。由此，1990年翻译出版了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，这大约是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约翰·伊顿的设计基础教学著作。我曾经担任院学术委员会的秘书，参与组织学院的多次大型素描研讨会，1996年和谭平合著出版了《现代西方素描鉴赏与研究》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现在看这本书的内容也还是前卫和先锋的。后来和几个青年教师组成了素描研究小组，小组里有王华祥、谭平、高天雄等人。大家晚上聚在学院的一间屋子里画速写或者素描，间或，靳尚谊院长还会前来指导一下。模特儿休息的时候大家就海阔天空地闲聊。那时的日子是多么愉快啊，态度的纯净和认真涵盖在一种轻松的情绪下。我记得我曾经写下了一些记录当时情景的文字，现在不知遗忘到哪里去了。那时我的素描和速写都已经知道如何地节省和专注了，心灵的充实远远超过了对物质功名的渴望，一切皆在画画的过程之中，这样的日子内心真愿意让它永远持续下去。

版画系教学重视速写是一向的传统。在本科学习阶段，有一批画在白报纸上的人体速写，使用土红色的炭精棒，大刀阔斧地描绘，水平良莠不齐，但是放开了画，十分注意大的形体关系，却也是获益匪浅的练习。在我画得兴奋的时候，也会放肆地拉长形体，夸张造型，让棕色炭精棒的线条富有节奏感的变化，就有偶然的精彩之作，充满了线条和形体的张力感。有一批到四川凉山的速写，偏偏十分精细，让我自己现在看来都是十分惊异。速写用老式的钢笔画出，钢笔折了笔尖，可以因此画出变化多端的粗细线条。画凉山的彝族同胞，着重于记录素材，现在看这批速写，就十分深入鲜明，宛若黄豆般大小的头部，表情结构都画得十分准确传神，显示出对形象动态的高度敏感，有一种叹为观止的精巧描绘，却丝毫不张扬。线条有高度的表现力，这一点或可追溯到

受伦勃朗的影响，让自己都看得十分叹息。

二年级的时候到山西大同的云冈参观，记录了大量云冈的飞天，后来又在云冈附近的煤矿写生，画了一批煤矿工人的素描、速写。这一批素描头像、半身像成为非常成熟的作品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成熟意识。用棕色炭精棒画在粗糙的黄色毛边纸上，用笔灵活到龙飞蛇舞，却是力追面前人物活生生的感觉。看似毫不费力的传神写照，其实集中了一个时期的最佳感觉，心手的合一贵在天然，一点没有素描的腔调。一个个矿工的形象浮现在纸面上，表情极为生动，个性鲜明到似曾相识，却也是真的相识。可能那时的工人，也是大方随意，并不因为你画他就显得拘谨、紧张。

本科生时期，还有一批速写，大约画在三年级的时候，为自己毕业创作收集资料，到山西的吕梁、临汾地区下乡。这一批速写用钢笔画就，和凉山时期很不同，线条偏重白描式的刻画，现在想起来，大约和范曾先生上过白描课有关。线条不从明暗入手，而是从结构入手。线条流动而疏朗，有顿挫写意的味道。但是到脸部的刻画，却极为注意形象与表情的传达，所谓“传神写照，全在阿堵中”。精炼细腻的脸部线条，十分耐人寻味，老人小孩、姑娘小伙个个都性格鲜明，从动作到表情都极为生动。

到了研究生阶段，速写更是家常便饭，短期的作业占据了主要描绘方式。这一时期画了大量的人体速写，用木炭条画在蜂王浆口服液的包装纸背面，灰灰的颜色，有粗犷的颗粒，木炭线条画在上面，有一种贴切的肌肤效果。这一批速写画得恣意放松，时间大约都在几分钟之间，因此有神来之笔的线条出现，能够感受到动态的美感，并且也寻找到一种线条在形体轮廓内外的结构走动，建立起一种线条框架的写意形式。时时也有黑白强烈的对比，速写眼到手到，画起来不用橡皮。

素描速写拍完，开始拍色彩。有几张本科时期画的色彩长期作业。一张是几个水罐和青花瓷碗，还有筐箩里放着《人民日报》，色彩画得极为写实。虽然是水粉写生，却有油画的味道，实实在在的色彩，并不夸张的颜色，却是

用色彩塑造形体，坚坚实实地待在那里。笔触跟瓶罐的质地结合得很好，仿佛瓷碗中的清水都是清彻透亮的，衬布茸茸的感觉也是十分到位。那时画色彩写生，还要画一张小色稿，色稿的基本色调和完成的作业十分接近。小稿帮助长期作业把握色调，也是极好的办法。类似的景物写生画过几张，保留下来的不多，都极为珍贵。

还有几张人像半身的色彩写生，画得十分感性，看得出来自己那个时候，虽然对于色彩知识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但是色彩的感觉还好。笔触虽然有些生涩，颜色倒也厚重得很。《维族姑娘》的脸色画得十分丰富，条状的维族裙子，很适合流动的笔触。《苗族姑娘》的脸处在暗部的状态，但是暗红的脸色透明，倒也是十分滋润。大学的第二年去东北实习，宋源文老师带队，画了许多北大荒色彩写生。原始的青山峻岭，也有一种色彩的形式韵律，但是自觉色彩还不尽如人意。东北留下来的色彩很多都是小稿，用意在把握大的色调。色彩的用纸十分简陋，有的还画在挂历纸上。到大连，在大连的老虎滩写生。滩上乱石累累，至今还有印象。保存下来的色彩还有老虎滩的写生。从大连坐船到天津，那是第一次见到大海，所以分外兴奋，连船尾翻腾的浪花，都极有兴致地刻画。

研究生时期的色彩训练主要是画人体，感觉颜色的衔接有一点困难。水粉的人体，色彩变化微妙，但是水粉色彩干湿多少会有变化，需要趁湿画完，干了就难以衔接。色彩干湿也有一些变化，因此，色彩的细腻过渡就显得难以深入。但是当时的色彩写生，背景和衬布都画得精彩，因为笔法解放了出来，可以自由地发挥。研究生阶段，色彩更加主动，并不拘泥于某种风格，也有着重于色块的表现，用重色的线勾勒，颇多各种色彩表现风格的尝试。

毕业以后做了教师，主要从事版画创作，间或画点油画。但是每次带学生下乡，仍然坚持水粉画写生。囿于北方的风景和初春时的季节，色彩无法达到最满意的程度，但是能够坚持下来，也还是令自己欣慰。此时的色彩风景，已经能往创作上靠近，构图和造型的安排都尽量使之完整，也比较注重画面的情调。笔触更加写意肯定，追求北方山水的厚实，

有表现的意味在里面。如果说还有问题，自然是色彩的丰富性。这自然需要景色的更换，才能带来色彩的变化。在欧洲也曾经画过一些风景油画，基本上传统写实的画法，比较尊重客观的色彩关系以及自己内心的感受。

时光荏苒，行走的生命凝作了这一些可以看得见的作品。风刮走了谷壳之后，留下来的就是麦粒了。还有些版画、中国画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和拍摄。看着这些当年的画，内心感受着画画的美好。这美好实际在过程中，并不在画值多少钱。已经有一些艺术的富翁，给自己盖起了美术馆，把自己的绘画收藏进自己画馆，自己纪念自己，自己给自己树碑。我没有这许多金钱给自己盖一座纪念馆。看这画的每一张图画，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情景，但是想必过程是快乐的吧，否则没有这样干净的画面。只有心静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线条，这一点是骗不了人的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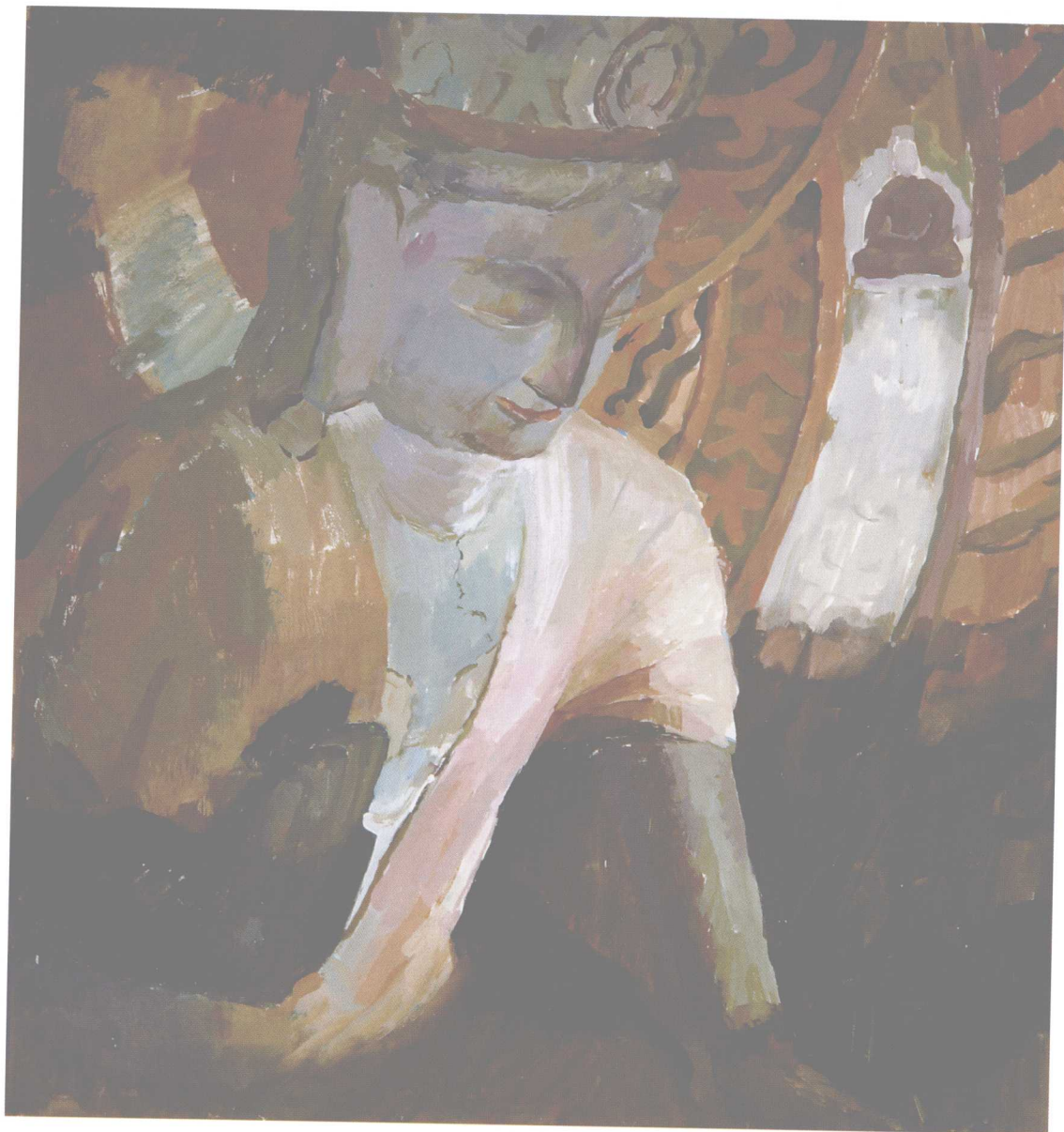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不断拍着自己的画，几个帮忙的人默契地形成了各自分工，拍摄的拍摄，贴画的贴画，摘画的摘画，并且把绘画各自归类，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曾经在我看来是艰难的事，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。中午、晚上都是盒饭，一口气赶到晚上十点，结束了一切，心中都是欣喜。

走在美院清冷的夜里，望着天空里闪烁的繁星，心里感觉到冷静地持守自己的艺术信念的重要性。宁可放弃，不作丝毫的妥协，不追逐潮流，也不闭关自守，看花开花落，任春去春来。我重视过程的快乐，也有更多的爱好，无论绘画、文学与哲学，抑或是现在自己看重的艺术教育，我都会倾尽全力去做，这一切都对生活是一个美好的安慰。文学艺术抒发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感慨，无论欢乐与悲哀；而教育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；哲学让我认识到终极的大问题，让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审视。因此无论做什么事，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充实。

2007年10月17日



随类赋彩是针对眼中的客观物象的色彩，浓施淡抹，宛若“写真”。本科生时期的色彩似乎毫无概念的东西，下笔就直追物象的真实，先把最暗和最亮的色彩确定，其间的色彩层次和深浅就可以把握。首先明确较重的色彩，有利于画面色彩明度的比较，确定最亮的色彩可以为色相和纯度对比提供依据。此间种种的灰色由此可以推断分析，并且总是依据相互关系来确定色彩的倾向。其次，肯定明确的色彩区域，把灰色的不易确定色彩倾向的区域往后放。再者，不必一个区域色彩画完，而是不同区域的边界点着画，这样有利于色彩关系的比较，所放置的色块的范围与区域同物象的外轮廓没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是把它们分散到画面上以打乱画面的苍白无力，并使之活跃起来。有了这些标记，可以在长期色彩作业进行时记住色彩的关系，而不会进入素描的刻画中，并且色彩按照自己的潜能和结构发展。找不同区域之间的色彩关系，也就是比较着画，个个区域的色点都摆起来，似乎就可以看出整个主色调的显现，整个画面变成了色块区域或空间。还有，注意相邻色彩关系的比较，相邻的色彩容易看出色彩的倾向。依据这样的方法，大学时期的室内景物色彩都呈现坚实厚重的感觉，而人物肖像也分外注意对象的生动，因为观察和感受具体，笔触反倒显得沉稳自由，并不刻意，就显示出自然的生动丰富来。色彩扎实稳重，一点都不飘，紧紧地和对象的固有色、质感、肌理结合起来，兼顾环境和天光的色彩。还记得天光从顶窗上洒下来，站在画架前，观察昏暗朦胧中的静物。偶一回头，窗外是小小的花园。老美院的旧教室是木板地，踩上去嘎吱嘎吱响……那是一个多么值得留恋的过去啊！



《云冈佛像》 水粉 水彩纸 1980 年



《云冈飞天》 水粉 水彩纸 1980 年



《农家的静物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

《菊花盛开的时节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



《幽香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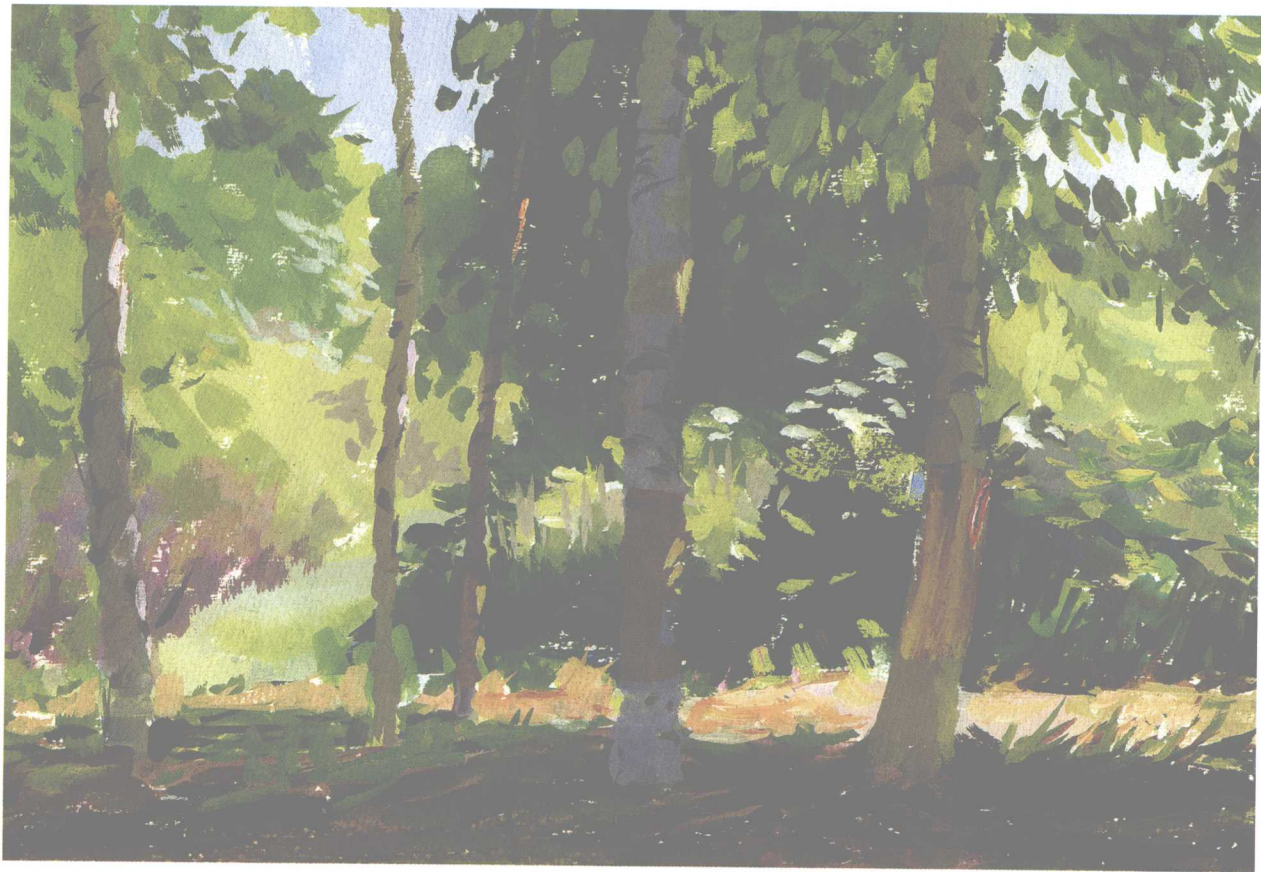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村头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



《桦树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



《正午的阳光》 水粉 水粉纸 1979 年